

今我来思

薄其芳 著

 江苏美术出版社



薄其芳
著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我来思 / 薄其芳著. --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344-4149-3

I. ①今… II. ①薄… III. ①文化史 - 南京市 - 文集
IV. ①K295.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0536号

出 品 人 周海歌
著 者 薄其芳
插 图 杨菊生
责 任 编 辑 王林军 魏申申
特 约 编 辑 何 晔
装 帧 设 计 朱赢椿 杨杰芳
责 任 校 对 刁海裕
责 任 监 印 贲 炜

书 名 今我来思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 张 5.25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44-4149-3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670 6815567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6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薄其芳

先后在多家媒体发表文化随笔数十万字，曾于北京广播学院南广学院、韩国又松太学等高校授课、讲学。

现就职于江苏教育电视台。

004 花露岗：湮没的文化高地

012 娄湖岸边读书台

020 麒麟门外谢公屐

028 梵香千年定林寺

036 独行栖霞

044 崔致远：梦在中国

052 南唐李煜：文士的抵抗

062 王安石：凌寒独自开

070 方孝孺：读书人的骨气

078 红楼遗梦香林寺

086 惟佛浮屠倚碧天

——舍利子与大报恩寺

094 李渔和他的昆曲家班

102 方苞：尊严地承受苦难

110 曾国藩之死

118 “散原精舍”走出的大师

126 总统府中的西花厅

134 下关：行走在历史的节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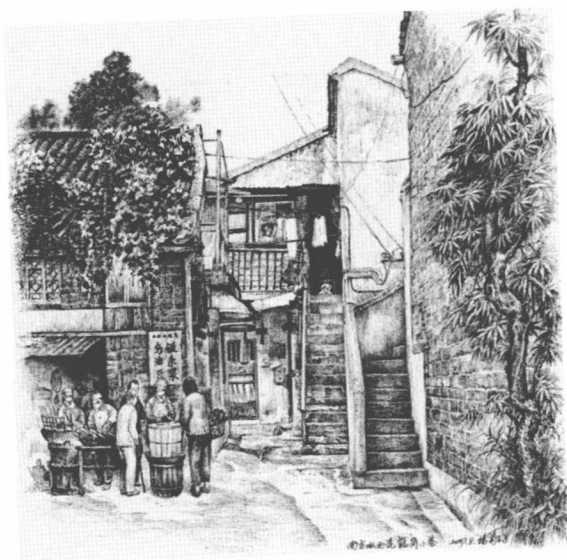
142 徐悲鸿在南京

150 清凉钟声

158 后记

花露岗民居

谁会想到，花露岗，竟曾是一个绵延了千年文脉的文化高地呢！



花露岗：湮没的文化高地

说到历史，多少让人觉得遥远。但当在不经意间看到古街名巷的名字后，才猛然有所悟：原来历史从不曾远去，我们就生活在历史当中。

花露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花露岗，在集庆路南，古称凤凰山、仓山。如今，它只存留着一条小巷，一座小坡。谁会想到，这里，竟曾是一个绵延了千年文脉的文化高地呢！

白浪高于瓦官阁

五月的一个下午，阳光煦暖，微风轻拂。我与好友相约集庆路，正在盘算最佳寻访路线时，由远飘来阵阵饼香，循香而去，一眼却看到了饼摊旁边的金粟庵。庵的门头上写着“虎头余绪”四字，半掩的大门上刻着烫金的一副对联：“文殊问疾处，恺之画图时。”虎头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小名。

金粟庵是古瓦官寺遗存。东晋兴宁二年（364年），慧力法师建寺，因此地原是官府管理陶业之处，故得名“瓦官寺”。梁武帝时，在其上建“瓦官阁”，高24丈，远隔数十里就可望见，甚至成为南京城的一大标志。李白曾有诗写道：“猛风吹倒天门山，白浪高于瓦官阁。”

南宋后，洪水般的战争摧毁了瓦官阁，并逐渐把瓦官寺夷为平地。废墟中，如今象征性地在花露岗上重建了一座瓦官寺。

瓦官寺初建成，住持慧力举行募捐法会。达官贵人纷纷前来认捐，但都没有超过十万钱。年方二十的顾恺之见此情景，竟脱口认捐百万。人们把他的话，当成不晓事的狂妄之言。

从这一天起，没有人再见到顾恺之。他不在家中的阁楼上，而在瓦官寺大殿中。一个月后，涩重的殿门打开了。此时，群集在殿门外的人们怔住了，顾恺之身后，维摩诘居士分明倚靠在白色墙壁上，看不清面容，似在闭目凝思。

顾恺之胸有成竹，只寥寥数笔，维摩诘双眼生辉，好像金粟如来佛祖转世。一阵不能自己的惊叹声后，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人们庄重地跪下身来，伏地不起。百万捐款，数日便成。

从此，《维摩诘居士像》成为镇寺之宝。连同义熙年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所献玉佛，戴逵手制五佛像，合称瓦官寺“三绝”。多年后，杜甫游历瓦官寺，依然深深被顾恺之的画作所折服，叹道：“虎头金粟影，神妙最难忘。”

瓦官寺生生不息，它有着立体的生命，长久震撼着仰望的人群。尤其是567年，高僧云集，百官朝拜，他们不约而同前来聆听智者大师智顗讲经弘法，“万里来者，以希一句之益”。八年后，智顗离开瓦官寺，怀揣著述，进天台山苦修，创立天台宗。两百多年后，日本僧人最澄来唐学习天台教义，回国后创立日本天台宗。在许多信徒心中，瓦官寺就是天台祖庭。

遥想当年盛景，眼前的金粟庵让人叹息：混杂着店铺和住户的一角，黄色斑驳的墙面提示我们这是佛家之地，紧挨着正门的是铁栏杆，进不去；侧门前的大香炉内是冰凉的香灰，还有满是灰尘的四只灯笼。庵内不过十几步的范围，一僧人坐在“华严三圣”像下，目中空物，似在尘世之外。

牧童遥指杏花村

拜别金粟庵，我们向花露岗走去。此时，对于身边纷

乱的车流和嘈杂的贩卖声，倒有几分从容。我们走过的，是千年往事；我们所走之处，曾是牧笛声声的杏花古村。

遥想当年，这里杏树成林，杏花开得艳、开得浓，好似天机织出的云锦。透过缤纷落英，隐约可见酒旗斜扬，笑声回环，为画意增添了诗情。杜牧乘船来寻，“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许多年后，朱元璋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白骨青磷”的杏花村废墟上，看着平章阿鲁灰落荒而逃的背影仰天大笑。

废墟让复建后的杏花村变得深沉。明初，杏花村不再以薄粉轻红面见世人，散落于成林青竹间的大小园林，支撑了这份美丽，为它赋予了生命，注入了修养。“遁园”的主人是明万历南京国子监司业顾起元，告老还乡后隐遁于杏花村。“须知忘世真容易，欲世相忘却大难”，朝廷先后七次下诏征其为丞相，顾起元七次谢绝。历经仕途的风雨，在这恬淡之境，终于可以不为物情所累，而困扰于世俗的荣辱。

花露岗 39 号，就是当年遁园所在。如今，踪迹难寻。汽车的喇叭声催促我回到当下，提示我行走的花露岗是条窄巷。这里已是拆迁景象，如黄叶般凋零的砖瓦向过去做着最后的道别。残破的低矮平房已无人居住，裸露坑洼的砖墙上印满了广告。遁园找不到了，杏花村找不到了，凤凰山上的凤凰台都找不到了。可我们仍信步向前，细细寻访。

凤凰台上凤凰游

杏花村是在凤凰山脚下。凤凰山上有凤凰台。南朝刘宋文帝（424—454年）时，三只大鸟翩然而至，停留在南京城西南山上，羽毛亮艳，啼鸣和谐，百鸟群聚。从各方赶来观看的人们啧啧称奇，名之为凤凰。为纪念这祥瑞之兆，官府在瓦官寺内凤凰驻足处建凤凰台，凤凰台所在的山称为凤凰山。

因地形，因风物，因沉淀，凤凰台成为真名士永久的向往。李白26岁初登凤凰台，仕途上，豪情壮志却怀才不遇，诗文上，与崔颢斗诗《黄鹤楼》却自愧不如。望着东逝江水，叹息着“豪士无所用，弹弦醉金罍”。一晃28年过去了，遍尝政治艰险、人情冷暖后，54岁的李白再次来到这里，“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千年绝唱《登金陵凤凰台》，将心事尽付苍茫。

千年一逝如水，凤去台空江自流。今天，能确定凤凰台方位的依据，是晋贤阮籍衣冠冢，它们同在南京四十三校园内。校门紧闭，学生们正在上课，我和朋友担心惊扰他们，没有进去。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那确实是一个黑暗动乱的年代。魏晋更替，司马懿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

用杀夺厚利手段夺取政权。为遮掩血腥与丑陋，他们收买名士，名利面前，“竹林七贤”分崩离析，只有阮籍和嵇康洁身权贵；他们联姻名士，司马昭曾为其子司马炎向阮籍求婚，阮籍大醉无语60天，此事不了了之。事后，阮籍一人向山野驾车奔驰，路尽大哭而返。

政治高压摧毁不了文士的文化良知。《大人先生传》中，阮籍痛陈“礼法之士”是阴暗处的虱子，把败絮当成风水宝地。又以大量诗歌隐晦表达政治见解和内心情感。《古诗评选》称誉其作品为“旷代绝作”。

今天，青竹下，伴着读书声，依傍着曾有的凤凰台和新建的瓦官古寺，阮籍不再用苦酒稀释压抑与悲愤。放下一切，永生的精神润泽着代代人深层的蕴藏。

“德不孤，必有邻。”花露岗不远处，是谢公祠。谢公祠不见踪迹，眼前只有长长的一条谢公祠路。几年前，就在这里发现了一块“晋康乐公碑”，康乐公，就是谢玄。

谢玄是谢安之侄。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征97万大军浩浩荡荡南下，厚重的脚步声震颤着东晋朝堂。宰相谢安“内举不避亲”，命谢玄等人率八万军队迎战。这场战争比拼的是勇气，更是智慧。战到淝水，谢玄要求秦军暂且后退，晋军渡水再战。秦军满口应承，却想“半渡击之”。谢玄将计就计，打得97万秦军仓皇而败。

震动天地的厮杀声后，江南仍是美丽江南。人们在辛勤劳作后，摇着小扇，细数着过往。

唐咸通九年（868年），后人在谢公墓侧修建“谢公祠”。以后的1100多年中，祠堂渐渐变小，变成民居，变成小巷，变成地名，但只要有它们在，人们就有了一个祭拜怀念英雄的地方。

穿行于“谢公祠”，两边低矮的住户局促地挤在一起。看得分明的，是小巷中间的青石板路，在夕阳余辉下泛着柔和的光亮。友人说，就在这小巷之中，居住着一位古琴大师。夫妇二人，年逾古稀，每日琴瑟唱和。深居陋巷，自得其乐。许多人家院子里栽着花，错落地透过了院墙，而在花树底下，不经意就会踏上一块破碎残损了的千年石件。

在花露岗，历史与生活，文脉与现实，就是这么贴近。

周处读书台牌坊

周处读书自新的千年历史，沉淀在老虎头是四十四号，弄堂深处挺立着周处读书台牌坊。



娄湖岸边读书台

往往，我们会因为一种气息而记住一个地方或者永远怀念一个人，由这种气息而形成的默契，淡淡的似有似无，却有着激荡情感的力量，而这力量，就根植于历史。